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[俄]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 著 耿济之 原译 廖美琳 重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[俄]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 著

耿济之 原译 廖美琳 重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/(俄罗斯)契诃夫著;耿济之
原译;廖美琳重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(企鹅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321-5486-9


I. ①契… II. ①契… ②耿… ③廖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-小说集-俄罗斯-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0990 号

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
Short Stories of Chekhov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5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特约策划: 邱小群
责任编辑: 曹 晴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[俄]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 著
耿济之 原译 廖美琳 重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88,000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486-9/I·4373 定价:39.00元

企鹅经典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目 录

散戏之后	1
侯爵夫人	7
伏洛卡	23
在故乡	41
邻 居	59
无名氏的故事	83
没意思的故事	177

契诃夫的一生

罗莎蒙德·巴特莱特

散戏之后

娜卡·戴莱尼同她母亲从戏园里回来，那天，戏园里演了一出戏名叫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戏剧。她跑到自己的屋子里去，很快脱去衣服，散开发辫，穿了一条短裙和衬衣，坐在桌子旁边，想仿照达吉雅娜的笔调写一封信。

她写道——

“我爱你，可是你不爱我，不爱我！”

她写着写着就笑了起来。

她那时候不过十六岁，她还没有爱上谁，却知道军官戈尔南和学生格罗兹杰夫都很爱她。可自从那天晚上看完戏以后，她对于他们的爱情忽然生出疑惑。做不被人爱的、不幸的人——那多有趣啊！她觉得一个人爱得深，而另一个却很冷淡，是一件很有意思，很动人，并且含着诗味的事情。

在那出戏里，奥涅金以绝不爱人为乐趣，达吉雅娜却老迷着他，因为她很爱他，假如他们能够互相恋爱，享受幸福，那这件事情也就枯燥无味了。

娜卡想起军官戈尔南来，就往下写道：

“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坚持说你爱我，我也不能够信你。你很聪明，很有学问，很严正；你是绝对的天才，光明的未来正等着你，我却是一

个低微的不幸女人，并且你也深知我只会成为你生活上的阻碍。虽然你还在注意我，想着用你自己的理想来迎合我，然而这一定是错误的，现在你一定已经后悔，并且自问道：我为什么要同那姑娘亲热呢？可不过因为你这个人太善良，所以你还不愿意承认呢！……”

娜卡写到这里，觉得自己身世飘零，禁不住就流下泪来，继续写道：

“我很不忍离开我那亲爱的母亲和兄弟，要不然我就披上袈裟，只身遁去，到那人迹不到的地方去另讨生活。那你也就成了自由的人，可以另爱别人了。唉，我还不如一死呢！”

娜卡含着一泡眼泪，也辨别不出写的是什么，只看见桌子上，地板上 and 顶棚上，一条一条的彩虹不住地在那里摇荡着，仿佛是从三棱镜里看见的一样。她也写不上来，就往椅子背上一靠，想起戈尔南来。

男子真有趣，却真能撩人呀！娜卡想起他们一块儿谈论音乐的时候，他那又温柔，又口吃，并且时常错误的言辞是何等的有趣！他也总是竭力地使自己的嗓音不流露出激烈的声调。在社交场合，即使有冷静的头脑和骄傲的习气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有着道德高尚的表征，自己的嗜好也不得不收藏在一边。戈尔南也知道这样藏着，可是终有时要流露出来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对于音乐十分嗜好。有人不免要不断地议论音乐，或者有不了解音乐的人偏要发出那可笑的言论，他却还保持着常态，好像恐惧胆小似的一句话也不说。他钢琴弹得很好，和真正的钢琴家弹的一样。假如他不做军官，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有名的音乐家呢。

眼睛里的泪也干了。娜卡回忆起戈尔南曾在音乐会上和她讲过爱情，后来在穿衣架旁边也讲过一次，那时候正徐徐地吹着微风，她又往

下继续写道：

“我很高兴你跟格罗兹杰夫认识了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你也一定也爱他，昨天他在我家里，坐到两点钟才走。那天晚上我们都很快乐，可惜你却没有来。他讲了许多有趣的话。”

娜卡手按在桌上，头枕着手，她的头发遮没了那封信。她记得学生格罗兹杰夫也很爱她，他也应当有一封和戈尔南同样的信才好。不过要怎样给格罗兹杰夫写信呢？不知什么缘故她的胸中忽然掀起了一股的欢乐：起初这股欢乐还小，仿佛在胸间摇荡着一个小橡皮球儿一样，然后那快乐就慢慢地扩大，竟像波浪起伏一样。娜卡也忘记想戈尔南和格罗兹杰夫，因为她的思想已经错乱，可是那快乐却越发地增长起来，从胸脯达到手足四肢，欢乐好像轻微的冷风似的吹进头脑里来，掠着头发过去。她耸着肩膀不住地微笑，连桌子和灯上的玻璃都慢慢地颤动起来，眼泪也进了出来，落在那张信纸上面。她的笑好久没能止住，她想要停止来着。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无端发笑，她打算赶紧想出一件可笑的事情来。

她觉得自己笑得快透不过气来了，赶紧说道：

“这只小狗真可笑！这只小狗真可笑！”

她记起，昨天喝茶后格罗兹杰夫同小狗马克新闹着玩，之后他就讲起一只聪明小狗的故事来：

那只小狗在院子里追赶乌鸦，乌鸦却回头看着它说道：

“哼，你这个坏蛋！”

小狗并不知道那被他追赶的乌鸦是很有学问的，一下子就呆住了，疑惑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狂吠起来。

想到这里，娜卡决然道：“不，我还是爱格罗兹杰夫的好。”说完这话，她立刻把刚才那封信撕掉了。

她开始想着那学生的爱情和自己的爱情，可不料她脑筋里的念头总是摇摆不定。于是她就乱想起来：母亲、街市、铅笔、风琴……她想得很高兴，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，美妙的，并且她的欢乐还告诉她说这并不算稀奇，还有更好的在后面。很快春天过去，夏天到来，她就可以同母亲到戈尔比基去，戈尔南也告假往那里去，同她一块儿在花园里闲逛，顺便谈谈心事。格罗兹杰夫也跑来同她一起打棒球和网球，给她讲可笑或奇异的事情。他十分喜欢花园、黑夜、青天和繁星。她重新又耸着肩笑起来，她仿佛觉得室内一阵阵的花香从窗外透将进来，沁入人的心脾。

她走到她前，坐了下来，也不知道那使她沉溺的欢乐是从哪里来的，她目不转睛地瞧着挂在床背后面的神像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上帝！上帝！上帝！上帝！”

侯爵夫人

一辆套着四匹肥红马的车儿，往N修道院的大红门里跑将进去。修士祭司和修士成群地站立在客室外两旁。他们远远地看见那个马夫和几匹马儿，便知道坐在车中的那个太太正是他们的好相识——侯爵夫人薇拉·加甫里洛芙娜。

一个穿着制服的老人从车台上跳下来，帮着侯爵夫人下车。她揭起面网，慢慢地走到修士祭司前，领受他们的祝福；回过来又向修士们点了点头，露出亲热的样子，便走进屋里去了。

几个修士替她搬行李时，她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的侯爵夫人不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们不觉得寂寞吗？我已经有一个多月不在这里。现在回来了，你们看看你们的侯爵夫人吧。掌院神甫哪里去啦？我的上帝，我简直等不及了。这个奇怪的老头儿！你们这里有这样个掌院，真该骄傲才对。”

掌院进来了，侯爵夫人欢然叫了一声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走到他面前领受祝福。

“不，不，让我亲一下。”她说，便拉着他的手，狠狠地连亲了三下。“神甫，我终于又见到你，我多么快乐啊！你也许要把你的侯爵夫人忘掉，我却每分钟都想来你们这可爱的修道院居住。你们这里多好啊！这里的生活亲近上帝，远离尘俗，仿佛有种特别的乐处，我精神上

能够感受到，嘴里却描述不出来啊！”

侯爵夫人说到这里，小脸儿也红起来了，泪珠儿也掉下来了。她不住地说话，说得十分高兴，但是那个七十多岁的掌院神甫，却是一个严肃、难看、拘谨的老人，此时却一言也不发，仿佛士兵面对长官，只断断续续说了几句：“是，夫人……是……明白了……”

然后他问道：“夫人光临这里不多住几天吗？”

“今天我在你们这儿住一夜，明天去克拉芙季娅·尼古拉耶芙娜那儿——我同她也许久没见了——后天再到你们这儿来，打算住三四天。神甫，我打算在这里休养休养精神呢。”

侯爵夫人极爱住在N修道院里。近两年来她越发爱这个地方，每逢夏天就时常到这里来往上两三天，有时候还能住一个星期。那些胆怯的修士，那种宁静，那些低矮的屋顶，扁柏的香气，简单的食物，和廉价的窗帘——现在都使她动心，使她心安，使她不由得沉思默想，头脑中产生了许多美好的思想。她只需在这间屋子里坐上半个钟头，便觉着自己也羞怯起来，温和起来，自己身上也散发出扁柏的香气来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远远地离开，丧失了它的价值。侯爵夫人便想，她年纪虽只二十九岁，却很像个老掌院，并且仿佛她生在世上并不为着财富，也不为着人间的尊贵和爱情，却为着离世独立的寂静生活……

一间黑暗的小屋里，一个持斋的人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祷告，忽地日光窥将进来，或者有一只小鸟飞来坐在窗上唱起歌来。在持斋人的胸怀里，从那忧愁罪孽的心思底下——仿佛水从石头底下流出一股——莫名涌出一线宁静清白的快乐来，之前还一脸严肃的持斋人不由得笑了一笑。侯爵夫人便觉得那快乐仿佛是日光或小鸟带来的慰藉物。她那亲切